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九)

李小明 译

张庆波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西班牙〕希罗内利亚

海之死 员

〔西班牙〕加西亚·奥尔特拉诺

星期六聚餐 苑

〔西班牙〕卡萨斯

里加特舞厅 源

〔西班牙〕佚名

小癞子 苑

〔西班牙〕佩·安·德·阿拉尔孔

烧炭夫村长 園

〔西班牙〕华·迪森塔

山之恋 愿

〔西班牙〕乌纳穆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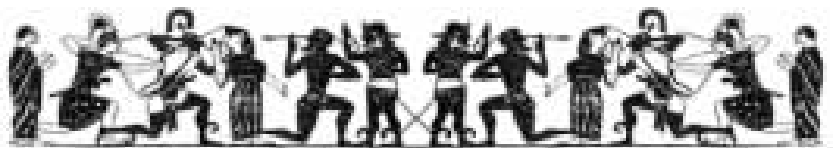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 園

海 之 死

〔西班牙〕希罗内利亚

小镇上的邻居都称巴西琉·赫尔南德斯为巴西琉，他唯一的亲人是十二岁的儿子费里克斯和朝夕相伴大海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了。自从他老婆去逝之后，他就申请并得到灯塔看守这个职位。到日前，巴西琉和他儿子两人孤零零地在灯塔上看管航标灯已经有十年。他们高高在上，管着小小的港口、海湾、白色的小镇和连绵不断的山麓。巴西琉经常说：“我们像飞行家。”他们两人间恰好，像两座小岛，航标灯朝他们一动一动地眨动眼睛，海浪在脚下随着他们的心情时而轻轻的，时而又凶猛地撞击着。对于他们来说，大海没有秘密，也没有什么恐惧；不论在海面还是在相当深海底。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潮汐涨落的节奏，他们懂得大海改变颜色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每一块暗礁的具体位置。他们能了解海面突然平静是为什么，能告诉你一队鱼或者一条鱼船即将到来的信息，还能准确测出风向和风力的大小。他们常常说自己懂海水在动是什么。其实，他们对大海的了解是来自许久以来的习性。来自他们的外在感官感受，或许还要再加上第六种器官。很自然，其中嗅觉是最为重要的。只要一爬上航标灯的环形平台，他们的鼻子就不自然的张开了，潮湿而带咸味的空气就像摩尔斯电码一样谡谡嗒嗒地在他们的脑子里一敲。“风暴就要来临。”三天内一直很平静。”

— 员 —



“海水在折腾。”“一只失了群的醉海豚在附近游荡。”近来做父亲的巴西琉发现自己很容易困，他有个习惯，一有烦心事把小手指头伸进左耳里挖一挖；儿子费里克斯和他不一样，越来越有进步。就好像他把父亲丢失的东西都遗传下来一样。这是一种能力的迁移，这就是祖祖辈辈相传的自然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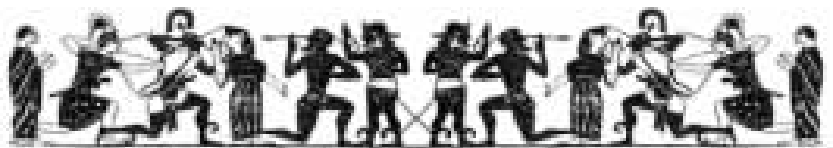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巴西琉对他儿子的爱远远超过他对望远镜的爱，超过他对指南针的爱，也超过对大海的爱。他能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坐在床上抚摸儿子。他每次到镇上去，都要给儿子买些小玩意：偶尔是一顶贝雷帽，偶尔是一些印花图案纸的装饰品，偶尔是一支单簧管。费里克斯为了表达对爸爸的爱，就给他讲各种故事。当他点燃酒精灯煮咖啡时——喝咖啡是这个灯塔看守人习惯——费里克斯就把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事串出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在海面驶过去了。一只绿色的老鼠跑到楼梯口向四面张望，他不得不把它打死。无线电说月亮裂成了两半。指南针忽然发表演说，对他讲北方和南方，还说它最最喜欢发颤，又说它情愿在一个男孩的口袋里睡去。高高的个子、长着浓密眉毛的巴西琉微笑地听费里克斯讲故事。他仿佛在孩子身上看见了自己过去。巴西琉过去一直生活在一个幻想里，他总是认为在每件事物后面和每个物体里都有一个人人们不懂的生命存在着。费里克斯喜欢给事物加上浓浓的诗意，这样更好！“否则他会忍受不了这种孤独的生活！”后来孩子困了，巴西琉喝完了咖啡，两人抽一根香烟，轮流抽——每人抽三口——还打纸牌、下棋；想念母亲；利用灯光在墙上做各种手影；如有兔子和毛驴来，还能做出费里克斯的侧影和鱼儿。费里



克斯经常做算术，学地理，这是他喜欢的两门功课。有时贴着无线电似乎想知道什么。

镇上的人们都很欢迎这对父子。每逢周末，总有许多对夫妇到灯塔上来。巴西琉和费里克斯总是很热情招待他们，拿望无镜给他们看。“瞧瞧，那是你家的窗！”“看，那是我家的阳台！”他们给客人看地图，看古老的航海日志，这些日志记载着海岸附近发生的失事的船只和风暴，他们发现一只完整无缺的中国船。在那只船上，当然，没发现一个水手。“快结婚吧，到这里来度蜜月。”姑娘们看峭壁，高叫起来：“天哪！”她们的头脑被星期天以及这个被控制住的危险地方弄得摸不着头脑。男人们看起来有点傻傻的，他们把巴西琉看成是个魔法师，认为他保护了小镇和全镇居民。“有你们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怕。”“有事，你们就会发出警报的。”当然，他一定会的。一旦有什么事，灯塔看守人会把全镇的人都叫醒的。因为他们有父子两人，全都是认真负责之人。

镇上的人全都喜欢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连码头工人很爱他们，小船坞的工人也爱他们，所有的人。费里克斯成了给渔民带来好运气的吉神，有只黑白条纹的小渔船就被命名为“费里克斯号”。神父也非常爱他们，有好几次想让费里克斯去担任祭坛的侍童，但都没成功。“随他去吧。”巴西琉对神父说，“叫这孩子去摆弄香烛，对他可能合适。”曾经当过费里克斯数学老师也爱他们。药剂师也爱他们，费里克斯常常在药房的秤上称自己的体重。商店的老板也都喜欢他们。有个制造焰火的商人，每年要问他们，从灯塔上看焰火好玩吗？连无家可归的狗也喜欢他们，当然那些坐在广场长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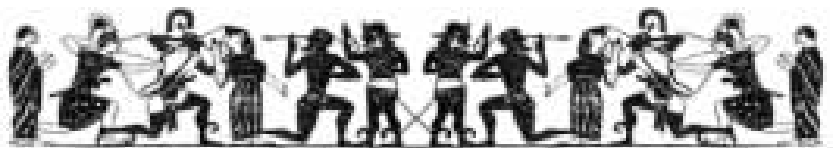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晒太阳等死的老头们也是爱他们的。灯塔成了人人尊敬的象征，安全的保障。如果没有这座灯塔牢固地树立在那里，全镇的人都会觉得不安全的。

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觉得自己很幸福。巴西琉尤其这样。有时，别的灯塔看守人打电话给他，他询问情况。听到他们用极不耐烦口气回答：“还不是那样，到处是水。”他们简直觉得无法勾通。的确，海水一般说来总是一个样的，而且，他和费里克斯俯视，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他们的一切焦虑、操劳都有点好笑。可是，到底海鸥是什么？望远镜是什么？绿颜色的老鼠为什么有？为什么费里克斯渐渐长高，简直像风吹大似的？不用说，事情明显。那些灯塔看守人应仔细看看自己。费里克斯的办法是值得他们仿效的：他思考一件事，能通过这件事像得出一系列使人兴奋的结论。当然，这跟气质有很大的关系。也有的灯塔看守人在灯塔里上了吊的，也有变是非常粗野，越来越像猿人，也有的十分幸福的，例如巴西琉。

至于费里克斯，他是整个身心都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小镇，他可以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那一切已经创造出来了的事物。他可以对着星星说说笑笑，父亲给他买的印花图案纸装饰品也一样能很开心。他从来没有见过火车，没有见过马，没见过麦田、妓女。他的心很纯洁。他对父亲说：“我认为我自己不像个飞行家，像个马戏演员，像个艺人。”他很难专心做眼前的事。他不懂什么是幸福，偶尔说，幸福就是眺望海鸥，意味着在轮到他抽烟的时候可以多吸一口抽上四口，而不是抽上三口。在费里克斯眼里，大海是一片永无休止的原野，是马戏班翻筋斗的床，是他欢笑、怀疑和数

— 源 —



不清的愿望。他认为陆地会杀害生灵，而大海不会。他相信淹死的那些人还活着，海底下有许多和大地一样城市，那里很全，人们能够呼吸，能够舒适愉快。“海里没有墓地。”“盐把一切都保存得完完整整。”在海里不需要什么瞭望台，也不用为了祈求种种的恩典而点燃蜡烛。

大年初一——费里克斯刚满十四岁——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晚上，他和父亲笑着，享受着孤独的快乐，度过了“除夕”——“圣西尔维斯特雷之夜”的许多时间。那晚巴西琉到镇里去过。他惦记着费里克斯，婉言谢绝了别人的邀请，回来时带来一份上面有漂亮女人像的日历，还有葡萄酒、白兰地、糖果和两顶帽子：一顶是尖的，给他自己；一顶是圆的，给费里克斯。两个灯塔看守人闲聊了好久，消磨着时间，等待午夜。忽然，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了第一声。钟声清清楚楚地传到灯塔上，他们听了有点害怕。他们把纸帽子戴上，相互举杯庆贺，拥抱亲吻。钟声敲了十二下。他们觉得，随着每一下钟声，他们两人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了。人们十分小心地在塔顶圆厅里跳着，免得碰到桌椅，一面还向日历上那个穿着游泳衣人眨眼睛。屋里是温暖而美妙的，屋外天空在颤抖，搁浅在海滩上的渔船卑顺地摇晃着。

一点整，父子俩坐下玩牌，嘴里嚼着咖啡渣。火炉噼啪直响，好像把罪恶在里面燃烧。每回都是费里克斯输，费里克斯遇到节日总是背。两点钟的时候，他们各自上床睡觉。今天到灯塔处的平台上作例行检查的是费里克斯，他没有发现情况。有节奏的浪击声、刺骨的寒风、扇形的灯光在水面闪烁。他嘴里“嘟……”了一声，就进屋上了床。不大工夫父子两人便睡熟了。炉火灭了下去。下面，镇上的酒店里，

— 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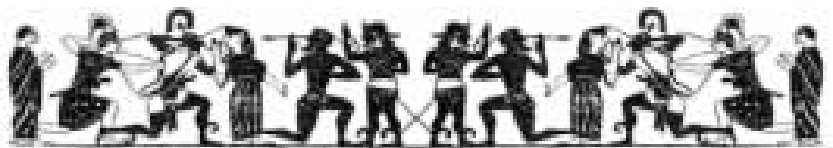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们互祝，庆祝诚实而高尚的新生活的到来。

六点钟，费里克斯猛地惊醒了。在梦里海水是甜的。太可怕了。简直瞎想。他又睡着了。这回他梦见海水是红色的。真红！血是红的，火是从冰中漫生的。这会儿他父亲还没醒……费里克斯仔细的听着。海水拍打着灯塔基石。大海在发怒。费里克斯对它的脾气很习惯了。一丝带黄色的光透过窗玻璃射进来。为什么是黄色？他戴上围巾。真让人好奇，风停止了吼叫。为什么是黄色的，天空却像以往很多次日出前一样呈现青灰和深紫色呢？费里克斯看一下表：七点。他想再睡一觉。可是一种说不出的忧虑让他无法入睡。突然，一大群海鸥飞了过来，它们扑打着窗户。费里克斯转过去看看这群海鸥。它们好像发了疯，像是在寻找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是它们的，可是现在竟然不见了。它们的叫声不堪入耳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费里克斯突然一下子掀掉毯子跳下床来。咖啡渣在他脚上被踩得直响。他拉了拉帽子，走到结了冰的窗玻璃前。海鸥看见他来就逃走了。灯塔仍然活着的；费里克斯用手擦了一块玻璃，向大海望去。

眼前出现了一片奇怪的景象。幸亏是鸟如果是人，那他也会尖声惊叫起来的。天空是青紫的，就像是耶稣受难日的一个巨型墓穴，那颜色像凝固的紫血。大海在咆哮……可是大海尽头却非如此。恰恰相反，在海天一线的地方，大海是一动不动的，是呆泄的。它在平静中显得恭顺，又显得恐惧，好像被压扁了，变成了无机物。一个一个浪头从那边涌起，朝着海岸汹涌奔驰而来，似乎想逃开那块变成了化石的遥远的海平面。在费里克斯面前，滔天巨浪向他扑过来，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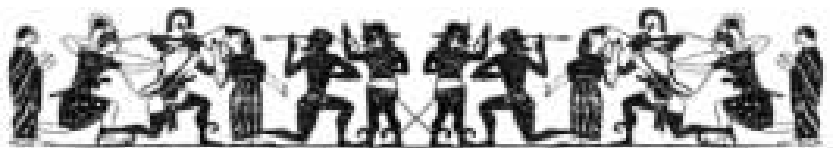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海鸥一样惊慌得发了狂。浪花掀起了巨大的漩涡，疯狂地吐着白沫。像是有一把鱼叉扎进海水的脊梁，又像有人把喜马拉雅山底下猛烈地炸开了一个大洞。

费里克斯产生了莫明的恐惧心理。他下意识地裹紧了围巾，伸手打开了右边的一扇小窗。立刻，一股腐臭气扑鼻而来，如同停尸房的气味。他赶紧关上窗子。他扭头看了一下指南针，指南针正在茫无目的地瞎打转。要是他的手碰着了什么冰凉的东西，又使他心惊肉跳。他不敢关于航标灯。似乎周围有许多看不见的鬼怪围着他。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四周发生的事是他这个孩子无法以为的。费里克斯不怕打雷闪电，可是无线电闪出的火花却使他害怕。（他从来没有见过火车。）天空变得越来越青紫，海水和峭壁都染上了一层深深的忧郁色彩。他觉得一切都静止不动了。这是一种莫测高深的寂静，不论是岩石、时间还是大海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只有他独自一个，提心吊胆地呆在塔顶的圆厅里。

费里克斯看一眼父亲。十分不忍心喊醒他，可还是把他叫醒了。巴西琉十分惊异地睁开双眼：“有什么事？”费里克斯指着宽大的窗口。“海……”巴西琉一跃下了床，“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切询问着费里克斯，突然间人一下子变苍老了。费里克斯哭了起来。巴西琉慢慢走到窗子跟前，从椭圆形的孔向外面看去。他的双手马上情不自禁地抓紧了窗台，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像是在咒骂，也像是在祈祷。

巴西琉怀疑这种现象是非自然的，从未发生过的。这跟旋风来临或是潜流的影响都不像。他清清楚楚地看出，远处的海变成化石这不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而是事实。不过，他还是走到望远镜面前，仔仔细细地观察。奔腾的波浪似乎



想逃走。显而易见的是，许多浪头突然一下子不见了，被一种力量从后面击碎，成了僵死的平地的一部分，往前面展开去。这种粉碎过程是以一种几乎是几何学式的严谨手法自西向东平推过来的。好像是一种力量在指挥这场行动。巴西琉拿着望远镜，还看见两只船，使他的怀疑变成了事实。事实上，一会儿，两只船都陷进了这种变为化石的过程，失去了能力，像在陆地上倒下，和玩具一样。

巴西琉看着费里克斯。他还戴着帽子在那儿一颤一颤。大海多么难过啊！叫人难以相信？它变僵硬了，像羊皮纸。它是那样遥远，那样平静！难道不会想起死人？大海会和人一样，和海鸥一样地死去吗？会像岁月一样流逝吗？费里克斯此刻想起死去的妈妈。那样僵硬！那样静！

“爸爸，海要死了……”

巴西琉抬了抬眉毛，吓唬着这个孩子。但是，突然间退了一步，天啊！如果真是这样呢？模糊的圣经传说侵入他的脑海。

“您打开小窗闻一下吧。”

巴西琉犹豫了一下，又看了费里克斯一眼，就照他的话做了，一股寒冷而腐恶的臭味道扑过来。

“这是真的。”巴西琉喃喃自语，“海真的要死了！”

费里克斯听到这句话突然哭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巴西琉抬头看看天花板，又看了一下指南针，最后痛苦地关上了小窗。

此刻，他想起了自己是看守，便行动起来。

“你去镇上告诉他们。我给其他的灯塔看守人通一下话。”

— 愿 —



费里克斯连走的力气都没有。这会不会是世界的末日吗？后来他终于像一道闪电似地冲下了楼梯。

他到了灯塔下面，走了几步就从塔底的水泥坡跨到了码头上。可是码头上没有一人。今天是元旦。地上堆着箱子、木桶、帆布顶篷，还有一台吊车。费里克斯不停地跑着，跑到小船坞和海滩上。他看见几个人在抽烟。他想了想说道，“海要死了！”他嗑嗑巴巴地说，“海要死了！”他目光呆滞，手里拿着帽子，指着灯塔。我爸爸还在台上。他又指指渺茫的远方，指着天空。

几个人听了互相望了一下，微笑了。小费里克斯今天怎么了？他喝葡萄酒醉了吗？还是被日历上的女人陶醉了呢？到药房去秤体重有些太早吧……

“年轻人，你怎么啦？”

“我不是撒谎，我没撒谎！我爸爸亲眼看见的！海……”

有个打鱼的亲热地走到他身边，伸出手要搂他的肩膀。可是费里克斯躲开了，他像个小预言家，要举起两只胳膊。

“你们到灯塔上面去就可以看见了！”费里克斯深深地嗅了一下“难道你们闻不到死人的气味？”

正在此刻，巴西琉出现在灯塔平台上。他已经给两个灯塔看守人都打了电话，现在他就是正以看守身份通过灯光信号来传递这条消息。

在小船旁抽烟的人都有些不解地望着他。他们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巴西琉的身影（一个十全十美的灯塔看守人）显得很严肃。

“注意，大家注意！大片大片的海正在变为化石。化石面积正在不断地自西向东发展，马上就要到达海岸。如果照

— 怨 —



此情形发展下去，上午即将到达港口。”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彼此望望，又望向大海。但视线不及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可是费里克斯还是带着那样神情紧张地站在那里，拿着帽子的手举得高高的。

“我们到灯塔上去看！”其中一个说。别的人都跟着他朝那边去了。

另一个人说：“我要到渔民合作社去警告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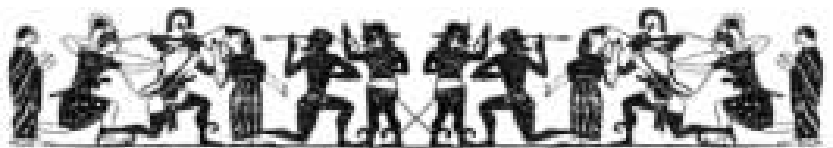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不要，还是等一等。”

“干吗要等？我这就去。”

费里克斯又啜泣了一下，转身朝镇上跑去，他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了什么了。他想告诉全镇人民。可是他跑到头几条街上，看见一家家关着的大门和窗子，不知为什么，他什么也说不出话来。他突然想起教堂，就跑到那里。教堂门开着，他找到了神甫。说：“海快要死了，我们应该敲钟！”神甫阻止他，但没能如愿。费里克斯一直跑到钟楼底下，抓起绳子，竭尽全力打起钟来。谁也没听这这么强烈的钟声，它不是报告水灾，也不是报告一次洗礼，也不是报告耶稣复活！钟声悲壮的，显得那么陌生。神甫又一次试图拉住费里克斯，可是这孩子每拉一下力气大的惊人。“我没有说慌！没有撒谎！你自己去看看吧！”

钟声制造了奇迹。同时，电话局也接到了消息。一个个窗口出现了充满睡意的面孔和蓬乱的头发。“出了什么事？怎么回事？”男人们疲倦地系上裤子钮扣，急切地走下楼或是走出大门。狗和猫都跑向海滩。“巴西琉通知了些奇怪消息！大海变成了石头了！”

“瞎扯！”



“他一定喝多了！”

镇上的人们来到海滩上，正巧碰见刚从灯塔回来的渔夫。他们证实了这件事是真的。他们都目睹了这一切。现在已经用不着望远镜了。死亡就在面前！这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大灾难，是“超自然的，从未发生过的。”

“波浪翻腾着，当它平静时就死了。”

“它们像打呵欠的大嘴。”

“水也变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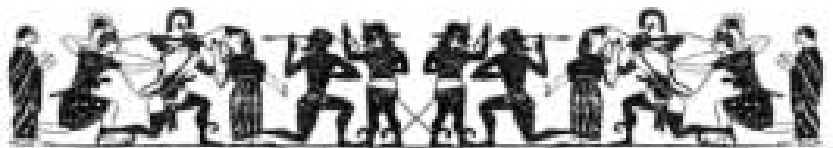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们会怎样呢？”

巴西琉坚守着他的岗位，不断向当局发出消息。八点钟时候，全镇的居民都集中防波堤上了。有些女人头上包着黑色头巾。只有掘墓人不肯离开。“瞎扯！他们都喝醉了！”

在防波堤上，那奇异的景象这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不久以后，所有的乡邻们，都摸索着互相拉住手，慌张地退到远处的海滩上。有许多已经爬上船坞那边的小山岗，还有几个人孤零零地散开在海湾右岸的峭壁上。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呜咽，但是那激动费里克斯的现象却显得更突出，更响亮。这如何是好呢？钟声停了。费里克斯已经正朝灯塔跑去，他想和父亲呆在一块。

九点整，巴西琉传来报告说：“死亡已经到达了海港入口。”这话是真的。因为这是巴西琉第一次正式用这个词。灯塔脚下的海水在打着颤，后来就不动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但是颜色却和各各他那儿的颜色一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烂蔬菜和腐烂东西的气味。鱼儿也在跳跃着，好像要找个避难的地方。可是躲到哪儿去呢？怎么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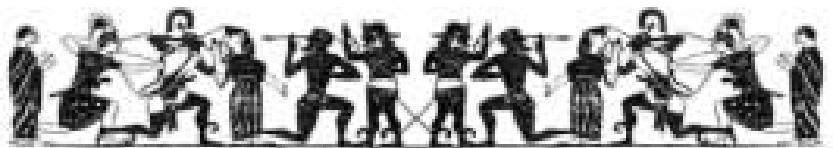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码头下面的水已经停止拍打堤岸，水退走了，又涨了起



来，停泊在各个角落里的渔船——有一艘是黑白相间的，名叫“费里克斯”——都像玩具一样向这边倾斜过来，侧着倒下了。整个港湾变成黄色的。海水并没有变成石头，而是变成了大理石。平滑、光亮。海底生长的贻贝被困在里面，似乎也在萎缩下去。后来，浮标也不再动了。

实际上死亡前进得很缓慢，而镇上的人却觉得它快得使人头晕眼花。十点钟，大家全都等着看大海咽最后一口气。十点半钟，大海咽了最后一口气。所有的人都亲眼看见了。从港湾的一端到另一端，一个痛苦的浪头，如同一声哭喊向天上飞起，直到后来，它跌落下来，跌在沙地上，如同一只被催眠的蜥蜴，僵直地停在那里。浪花的泡沫变成了一道坚硬而锐利的石灰岩边缘。

镇上居民担心随着这次现象的出现，在地上或天空里还会发生其他现象。站在神甫旁边的人划着十字。海鸥成群结队正奔向山区，这像是在证明这一切是真实的。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最大的痛苦还是在每个人自己。确实，每人的都感到痛苦，可是这痛苦又都不一样。没有了大海，小镇就失去了生气，但是认识到这点的人，又都以为自己独特的方式体会着这次切除的手术对他的影响。渔民们想起了在大海上度过的日日夜夜。今后再也不会这样的夜晚了，他们想到自己的习惯生活方式就这样结束了。织补鱼网的女人们觉得她们似乎也夺去了。海上救生队的队长感叹自己竟然失了业。落在人后的老头们现在都来到了。正在问发生了什么事。至此医生懂得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情人们曾经看着大海，孕育出种种美梦和美好的语言，现在他们却忍受着无法形容的孤独和疑虑。死亡掏空了人们的头脑，给他们以不同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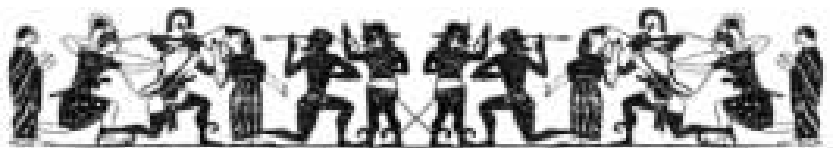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式进行洗礼。制造焰火的商人起早贪黑，他把一只没有做完的鞭炮像一根蜡烛一样抓在手里。钓鱼的人使劲咬手指甲，好像在咬鱼钩似的。孩子们海水跟前，好像想用手摸摸它！也许唯一显得高兴的是掘墓人和那些蛆虫。掘墓人是个纵横字谜迷，他正在问自己，埋葬大海。“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去埋它！”他自己问自己。至于那些蛆虫，它们正在渔船下面怀着十分确定的不耐烦和高兴心情蠕动着。

迷惘转为怜悯。乡亲们知道海的死意味着无数其他的死亡。他们产生了一种怜悯心。那些大大小小的鱼真可怜，就这样变成了化石！那些珊瑚礁、珍珠贝、海蜗牛。那些大大小小的渔船，还有远洋轮船和潜艇！唉，那些被困在海洋中间的舰长们发出了多少份电报啊！海岛现在也不再存在了。费里克斯梦中的海底世界——装备齐全，可以呼吸而又舒适的世界——一定也死亡了。海底电话线、测深水雷和深水水雷。一切一定都死了。每一滴水就是一个尸体；每一漩涡，都是一声再见：海是大家能知道的最大的墓地。镇上的人体会到一种奇怪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脑子突然开了窍。他们突然觉得鱼网像尸衣，渔船像棺材架，而灯塔像一支无愧于宏伟大海的火炬。那么河流呢，当他们流进大海里去以后又怎么办呢？在冰冻的海洋里又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们望着海湾；海真的死了。它缩小了。它好像随时从一些缝隙里散发出气体来。一个摄影师支起三脚架，正在拍照。十分相反地，猫都走开了。突然，一个老太太走了过来，她抱着一束野花，上面扎着紫色缎带。别人未读缎带上写的字，她就把花束扔在了大海。

此刻，在一刹那，全镇居民所有的痛苦和同情都集中在

— 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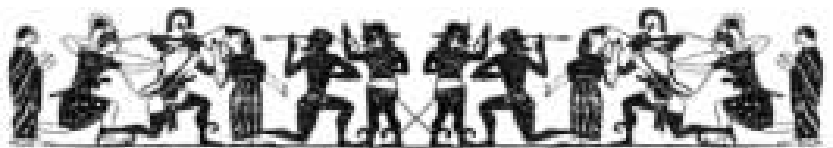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这两人身上。终于他们决定放弃灯塔，来到海滩上。此刻有人说：“他们来了！”许多双眼睛朝着他们，看见这两个灯塔看守人，来到码头上，又走过来。从远处看，两人都显得老了许多，他们的围巾在风中飞舞。人人都怀着受伤的心情期待着。他们谁也不得不承认：这对有自己的酒精炉、墙上有中国人形剪影，曾经是幸福的父子，才是最主要的孤儿，是大海死亡后最深的受害者。巴西琉没有了航标灯、没有了望远镜、没有了船只失事的航海记录簿、没有了一切！他永远也不会习惯这种新情形的！还有费里克斯……没有海，他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他敲起丧钟，不只为海，而且为自己敲的。这孩子在胸前刺了两只桨的花纹，每次去上母亲的坟，都对她说：“我爱您，就像爱大海一样。”

神甫走上前迎接巴西琉和费里克斯，可是巴西琉一点也没有注意。一方面，他好像对一切漠不关心了。另一方面，人们觉得他似乎作出了一个决定。神甫让开了一条路。人人都给他们让路。远处，分散在岩石上的人问自己：“怎样制作死海的面部模型？”

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走到海滩中，在岸边停住了；他们紧靠在岸边，似乎也想和孩子们一样，用手去摸摸曾经是海水的东西。其实不是在想这个。他们正想。他们考虑的是费里克斯在急于挽救这一切已注定的一切问题：地球上的海洋肯定还有活的。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还有一小块海水没有变成化石。“可能在北部海岸边，听说那里的一切都很坚壮。”“或许在一块温暖的海域里。”附近地区的灯塔看守人打电话证实说：“我们这儿的海也死了。”可是北冰洋的怎么样呢？

— 源 —



在冰层底下、冰山之间，它一定还活着？还有南海、死海呢？

费里克斯把指南针拿来了。他像指南针一样发着颤。他们看见了教师、镇长、和正在给他们拍照的摄影师、把一束野花扔进大海的老太太。他们看见镇上所有的朋友，还有广场上的树、渔网和渔船的桅杆。他们的眼里包含了两个方面。它再次说明，他们爱自己的同胞，爱大地；同时也说明要使他们活下去，仅仅有了同胞和大地还不够……

因而他们看了一下指南针，又相互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他们没有用着一句话就作出了完全一致的最后决定。他们面向乡亲们，说了句：“祝福你们……”声音低得几乎叫人听不见，但是前面的人却把这句话一直传到最后面一个人那里，他就是那个做鞭炮的商人。他听到这话后，生平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

只有一会儿工夫，巴西琉用右胳膊搂住儿子的头颈，两个已经走上曾经是海水的坚硬表面。当他们走到边上的那条石灰石——水沫的边缘——时，他们不得不稍稍踮起脚尖。底下的路就像皇宫大厅一样光滑平坦了。

有人叫道：“回来！快回来！你们神经啦！”

别的人也在喊：“回来！回来！”

可是已经阻止不了了。父子俩一步步朝前走，步伐越来越镇定。没有敢追上去把他们拉回，连狗也不敢跑过去。

海湾沉浸在一片寂静后。巴西琉和费城克斯走的越来越远。他们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追求中。指南针恢复了正常方向。他们立刻要走到和灯塔同样高度的地方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许大哭起来。然而，他们确实觉得越来越充满希

— 员缘 —

